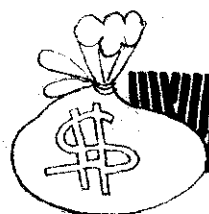


母親的債務



孫以蒼 / 文
薛聰賢 / 圖

奈沙烈是曼谷數一數二的大富翁。但是卻是個令人鄙視和嫉恨的人。因為他爲富不仁，刻薄吝嗇，重利輕利，囤積居奇，投機倒把的緣故。

他聚集了許多金銀財寶，全鎖在地下室的保險櫃內，鑰匙整天帶在脖子上，連妻子兒女都不許碰。

有一天，奈沙烈收了三百兩銀子的利息錢。可是門口的保險箱都裝滿了，一時找不到地方放，便把錢交給母親保管，並特別叮囑道：“媽，這筆錢請你暫時代我收攏一下，不過你千萬不能花掉，我隨時會取去用的。”

母親點頭答應，順手將錢塞在抽屜裏。

浴佛節是泰國最隆重的慶典。這天，全曼谷各寺廟的和僧都出來托鉢募化。一般百姓也慷慨的解囊佈施，以廣結善緣。當一隊僧侶經過奈沙烈家門口時，奈沙烈的母親竟忘了兒子的再三囑咐，把那一百兩銀子悉數施捨給他們。

過了幾天，奈沙烈收購了批綢緞，便向母親討回銀子。他母親說：“那一百兩銀子呀，我已經佈施給化緣的和僧了。你拿別錢去買綢緞吧！”

奈沙烈一聽，臉都氣青了。怒色沖沖的對母親說：“媽，你雖然是我的母親，但債務歸債務，親情歸親情。三天之內還了銀子，否則的話，我一定

到官府去告你！”

可憐的老太太，一時那能湊到這麼多銀子呢？

急得眼淚都掉下來了。三天後，奈沙烈果然六親不認的狀告到官府。

法官看了奈沙烈的狀子，不禁皺眉頭。心想：兒子怎麼可以因這點小事控告母親？便半責備半勸誡的對他說：“奈沙烈，兒子控告母親是違背倫常，悖乎情理的。何況你母親從小把你扶養長大，不知道費了多少心血，付出多少代價，今天你爲了區區一百兩銀子就告她，未免太絕情太過份了，依我勸，你還是撤消告訴的好。”

“話不是這麼說，法官大人！”奈沙烈冥頑不靈歪理十條八條的辯駁道：“母親扶養我成人，不錯，她是費了不少心血。但是她養我小，我養她老，這些年來我供應她衣食無缺，算起來我已經不欠她什麼了。再說，這筆銀子我事先申明是託她保管的，她有什麼權利把錢用

奈沙烈的母親竟忘了兒子的一再囑咐，把那一百兩銀子悉數施捨給他們了。



掉？大人，情是情，法是法，我請你就事論事，依法判決她還我的錢，不必談親情等題外的話。如果你判決不公，我定要繼續上訴，直到討回銀子方休。”

法官見奈沙烈如此財迷心竅，遺憾的搖搖頭道：“好，這筆銀子我可以判決你母親限期償還。她若無力清償，我願意替她還，不過有個條件……”

“什麼條件？”奈沙烈聽見法官願意替母親償債，高興的幾乎跳了起來，沒等法官講完，即迫不及待的插嘴。

“條件很簡單，你必須在我這住九個月，伙食由我供應。同時我要在你肚子上綁個皮囊，囊內裝半斤肉，而且每天加上半兩，直到期滿為止。倘使你受得了，我不但替你母親還錢，另外再加你一倍利息。如果你中途反悔，我定要辦你個忤逆不孝的重罪，打你一百大板，然後充軍荒島，永遠不許你回曼谷？”法官莊嚴鄭重的說。

“只要能收回銀子任何條件我全接受”。愛財如命的奈沙烈見錢眼開，滿口承允。

法官邊叫奈沙烈具下切結，邊吩咐衙役替他綁上袋子。日子一天一天過的過去，起初倒也無所謂，三個月過後，奈沙烈已漸漸承受不了，但是爲了銀子，仍咬牙苦撐。到了第四個月，痛得他腰

也直不起，飯也吃不下去，無論如何再也無法下去了。只得跑到庭上哀求法官道：“大人呀，銀子我一分也不要了，只求大人開恩饒了我吧！”

法官勃然大怒，厲聲喝道：“來人，給我打。”

衙役們取過板子，將奈沙烈按下地，一五一十的打起來。才打到五十下，奈沙烈已呼天搶地哀號不已。此時突然有位老婦人，頭上頂着個錢包走上堂來。見奈沙烈正在挨打，一面拖着衙役，一面向堂上叩頭，請求法官寬恕自己的兒子。同時把頂在頭上的錢包繳上，裏面是整整一百兩銀子。原來奈沙烈的母親，回去後東求親西告友，四處張羅，總算把銀子籌足了。

法官揮揮手，衙役停下板子。奈沙烈見狀，顧不得身上的創痛，爬近母親身邊一頭撲到母親懷裏，悔痛哭流涕。歎歎的道：“媽啊，我欠你的債，永遠永遠也還不清，媽，請你寬恕你不孝的兒子吧！”於是母子二人抱頭大哭。

法官見奈沙烈業已悔悟，於是正色的道：“奈沙烈你既然知過能改，我也不再難為你。你現在該曉得母親懷胎的痛苦了吧，回去見娘好好的孝敬母親，知道嗎？”

